

惊蛰

的诗意启示

□冯志军

在我眼里，“立春”内敛，“雨水”深情，唯“惊蛰”最合我性情，任性中透着股响亮的率真，携一声惊雷，那么明目张胆地破了长空，干脆地来了。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”惊蛰，古称“启蛰”，节气里的老三，唯一以声音为标志的节气。

有时候，我们说今秋似夏或今冬似春，但回过头看，万物还是中规中矩地按着节气生发的。惊蛰如期而至——“鳞鳞江色涨石黛，袅袅柳丝摇麴尘。”惊蛰是春水缓缓，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”；是春花烂漫，“春山多胜事，赏玩夜忘归”；是春山如笑，有如此三候：候水暖，候花开，候山胜。但孩童的注意力一般都在那一声惊雷，和惊雷后醒来的虫。

雷声是“惊蛰”的仪式感。老人说，当日和惊蛰后听到雷声都属正常，惊蛰前有雷声，可能意味着以后的时日阴雨连绵，庄稼欠收。去年的雷就在惊蛰前响了，那声雷劈得屋里的老人大惊失色，连声“阿弥陀佛”。我们这帮中年人，则一边享用雨水的丰润，一边盼着雷声再爽朗通透些。只要春来了，有啥好怕的呢？老话是经验总结，但也没神到相差这么一两天。你瞧，两只鸟儿的甜蜜气息再度攀上枝头；春水潺潺，溪流汇成瀑布，在幽静的山谷中欢快奔走……

山变了色，地也变了色，玉兰花先肥了胆，举着玫红的白色的“小拳头”，披头散发不管不顾地在春日里笑着……于是，百花都想要豁啦啦地开了。仲春已到，雷惊百虫，蜈蚣、蜗牛、青蛙、蚂蚁、黄蜂……都出来了，给湿润的大地，平添了多少明处暗里的生机啊。那种生机，潜在花草的根部，隐在细泥的间隙，藏在每一帧春风经过的画面里。

先生是爬山爱好者，但惊蛰后，他会歇一段时日，

并常叮嘱家人：别去草木多的地方，注意蛇虫百脚。是啊，万一招惹上了“蛰伏”那么久的虫子，成了它们饥肠辘辘后的美美一口，可不是小事。万里高空中的一声惊雷，和看似蛰伏地下的蛇虫，居然有着如此神秘的联系，万物互联，看来并非当代人的创造发明。

人类总是把虫子看成远不及我们的低等生命，其实，它们的世界比我们更古老更完整，它们有自己对生命延展性的理解与对气候规律的专注倾听。“蛰”字上面一个“执”的执，下面一个“虫”字，本意为动物冬眠，藏起来不食不动。《说文》里解释，蛰，静也。《吕氏春秋》里说：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……老祖宗是不是因了虫子们的这种执着和智慧，才造出了这个字。它们不过多消耗自己，隐匿地藏着，见缝插针地活着，厄尔尼诺现象、拉尼娜现象……都未能影响它们对生命连续的渴望。

诗人余秀华写过：“忽然明白，为什么‘惊蛰’这么好听这么好看，为的是在酝酿了许久的虫子，破除了一贯的执着，被第一声雷惊骇，在无名的骤变之后，‘给你点声音听听’，那里，有关于时节的巨大的骄傲存在。”惊蛰，内含一股生猛之劲，就算你身居在城市钢筋水泥的楼宇中，也会被来自体内的那种原始的需要生发的欲望牵引，仿佛想要卸掉冬日积下的所有不易，只是要蓬勃而出。而这么有力的“出”，全在于先前的“蛰”，这是生命对于四季运行规律的一种自觉。

雷声，是上天设置的叫醒服务。在惊蛰开的花，有种毫无来由的勇敢，一朵朵艳丽张扬；在惊蛰遇见的人，定有永世不离的烙印，一个个深情款款；在惊蛰吃下的食物，也会在血液中开花，令人血脉偾张……“蛰”是深藏的沉睡的，外静内涌，蓄势待动，闻声而发。先前所有的“蛰”和“伏”，都是为了了一声惊雷后的野蛮生长！这是春天和东风娇惯出来的一种脾性。

在惊蛰中得到一种诗意的启示，那是多么难得的人生体验与修行。季节和人生的冬都已过去，在惊蛰来临之时，做个顺势而为、厚积薄发的人。



铁佛寺寻梅记

□文道星

开春赏梅正当时，此语一出，仿佛能嗅到那跨越千年的暗香浮动。近来，我的手机屏幕被湖州铁佛寺的影像频频点亮，这座占地面积虽不大的寺庙，却在多个网媒平台上掀起了一场寻梅热潮。访客如织，日日暴满，其中更不乏摄影人的身影，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只为捕捉那一抹不同寻常的春色。

那日清晨，天色尚灰蒙蒙，我们一行数人便已踏上了前往铁佛寺的旅程。未到六点半的开门时间，大门外已聚集了一拨操着南腔北调的男女，有的刚下动车，行李箱尚在手边；有的则扛着长枪短炮，背着脚架，一副专业模样。一位上年纪的摄影师自我介绍说，他特意从北京驾车而来，这已是连续第三年的寻梅之旅。另一位摄影人则满怀期待地表示，就等着下雨时来拍下铁佛寺那五瓣梅的独特风姿。

铁佛寺内，古梅傲立，花色深红如血，香气清冽扑鼻。这古梅与寺内的黄墙黑瓦、黄卷青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仿佛是尘世中的一抹亮色，照亮了人们的心灵。相传这古梅为唐代高僧所植，距今已有1300余年，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梅树之一。它历经战火、雷击，主干中空，却仍顽强地绽放着生命之花，堪称“活文物”。两棵古梅形态奇绝，主干虬曲苍劲，树皮皴裂如铁，枝干斜逸探入大殿，形成了“梅穿佛殿”的奇景。其根部与寺庙建筑共生，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，被誉为“江南第一梅”。

这禅梅一体的意境，让人不禁沉醉。梅花“五瓣”对应佛教“五蕴皆空”，古梅与铁佛（寺内另有宋代铁观音像）共处一院，暗合了“花即是佛，佛即是花”的禅意。摄影人们围绕着寺庙与梅花，大显身手，相机、手机、无人机齐上阵，服装道具、模特表演也是争先恐后。两棵古梅，就这样火了一座古寺，也让人们在这喧嚣的尘世中寻得了一丝宁静与美好。

梅花，不仅是植物界的奇观，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。它的魅力，在于千年时空交织中绽放的刹那芳华。历代文人墨客以梅花为题材，留下了无数诗书字画等经典之作。陆游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以梅花为载体，抒发了作者高洁孤傲的情怀和坚韧不拔的精神；王安石的《梅花》则描绘了梅花在严寒中绽放的孤傲之美；而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更是以梅花为象征，展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难的斗争意志。

除了诗词，文人墨客还以画作描绘梅花，表现了梅花的独特魅力。宋代杨无咎的《四梅花图》以水墨画梅，展现了梅花从含苞到凋零的全过程；元代王冕的《墨梅图》则以简疏的枝干和清绝的梅花，展现了野梅的孤傲与高洁；清代汪士慎的《梅花图》画面疏朗清瘦，梅花冷香四溢；而现代水墨画大师齐白石的《梅花双蝶》则以写意手法画梅，红梅与双蝶相映成趣。

我还曾去过深圳关山月美术馆，欣赏过岭南画派代表人物之一，中国画坛巨匠关山月的梅花作品。他以画梅闻名，梅花在他笔下不仅象征着坚韧不拔、傲雪凌霜的精神，更展现了奋发突破之情。他的《朱砂红梅》便是一幅兼具时代气息与传统韵味的佳作。

此外，用歌唱赞美梅花也是大众普遍喜爱的艺术形式。《红梅赞》这首爱国歌曲以其婉转的曲调和优美的旋律，歌颂了革命烈士江姐的坚贞不屈精神，梅花在其中象征了革命者的高洁品格。而台湾歌手姜育恒的《梅花三弄》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情感记忆的经典老歌，它以梅花为象征，展现了爱情的坚贞与凄美。

梅花之所以被文人墨客推崇备至，实则是他们将自然物象升华为文化符号的过程。梅花不仅是审美的对象，更是文人构建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。他们在梅的“形”中寄托了“神”，在“物”中观照了“我”，最终成就了中国文化中独一无二的“梅学”传统。

春天不是季节的更迭，而是万物向死而生的勇气具象化的瞬间；梅花不是普通的花卉，而是早春的仙客，穿戴一身的美丽向你走来，诉说着千年的故事与情怀。



三江月 / 乐活

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
2025年3月10日 星期一
美编周斌